

## 先哲叢談卷之六

北總 原善公道著

物茂卿。名雙松。有所避。以字行。荻生氏。小字。摠右衛門。號徠徠。又號護園。江戸人。仕柳澤侯。

徠徠父方菴。以醫仕於大府。延寶中。坐事竄上總。時徠徠年幼。從父共往焉。譯文荃蹄題言曰。予十四流落南總。二十五值赦。還東都。中間十有三年。日與田父野老偶處。尚何問有。無師友。獨賴先大夫篋中藏有大學諺解一本。實先大父仲山府君手澤。予獲此。研究用力之久。遂得不藉講說。遍通羣書也。又與都

三近書曰。始自不佞茂卿幼讀書海上。蠶戶離了之  
 錯處。雖有疑義。其孰從問決焉。迨乎得先生所為諸  
 標註者。以讀之。廼曰。吁。是惠人哉。由此而觀。其居上  
 總也。既乏書籍。又無師友。唯其警敏不羣。自幼即有  
 遠志。是以比其還江戶。業殆大成。終至海內仰為此  
 邦未曾有人。

祖徠之在胎也。母彌月。夢遇歲首。以松枝插門。寤而生  
 祖徠。故名雙松。後有所避。以字行。祖徠號取之。詩魯  
 頌祖徠之松。一說其少時好雷。故自號蘇雷。而上總  
 有往來里者。因改書為祖徠字。署三河物茂卿者。其

先三河菽生人物部守屋後也本集有擬家大連檄

文及送守秀緯序秀緯與余同姓系大連故以其字

氏之言雙松字未審何所諱或曰避德松君或曰

井侯之先雅樂助正親  
追號雙松院因避其名

初卜居于芝街時貧居如洗舌耕殆不給衣食增上寺

前有腐家憐徂徠貧而有志日饋腐查後至食祿月

贈米三斗以報之春臺與南郭書曰徂徠先生送來

仕也嘗教授于芝浦人所知也後遇柳澤氏之勃興

封侯召先生掌書記先生於是乎始釋褐於侯門然

其祿尚微尋柳澤公累益封先生亦以公之寵靈累

益其秩至五百石。雖以命世之才而有勤勞于侯家。自非柳澤公之知遇。先生之窮達未可知也。

初服朱子說。及中年著護苑隨筆。尚護宋儒。後挺然立一家。見痛駁性理。併攻仁齋。又微明李于鱗。修古文辭。先儒所作一切排之。為不免侏僂。缺舌。其豪邁卓識。雄文宏詞。籠蓋一世。如梁田蛻巖心。亦服祖徠之學博。嘗稱山脇東洋言曰。凡海內司命。知信古與不。皆靡然莫不注目。蓋亦方伎中之護老我。

少時精習兵學。故其就仕途也。亦以兵學。不必以儒。晚復專談武。與熊本藪震庵初相見時。祖徠首謂曰。障

法行伍此不可不究也。子西海人必習水軍。水軍其  
 以何為策上邪。遂數刻談戰法不及他事云。松宮觀  
 小學論曰。近日儒士之談武。徂徠物子一人而已耳。  
 亦唯博覽之餘力。臆斷自負焉。雖以不世豪傑之資。  
 然未遇明師。率執法制。不問軍略。與孔子好謀之言  
 乖戾焉。其所著孫子解及鈴錄。雖涉獵殆盡。而未見  
 事術磨練之功。遂以七書為空理。崇後世戚南塘鄭  
 芝龍為備也。拘區區小技。未知有建鎮國之規模。畫  
 戰勢之地形。所謂帷中決千里之勝。草廬定三分之  
 謀之術也。不亦惜乎。

又創造一家象棋以寓兵機名廣象棋其子百八十局則用棋局而陣列軍伍攻擊守備無一不備焉可謂工極矣嗟超羣儒建大業又有何餘力而及此等之事也片山蕪山乃序廣象棋譜曰命世之人雖執掌拮据之際宵中別有悠悠閑日月而優為之信我大岡忠相越前守曰聞徂徠博識洽聞無所不知余將試問以躡其答乃招問曰世有鼠婚之說何謂也徂徠答曰事出於某年某人所著一小說也乃其書所載鼠類之眷屬名姓夫口縷縷如注忠相始服其彊記弟子會講韓冰子論議鋒出徂徠在座箱口不言春臺

不悅曰。說之不一。先生何不折中。將或不得解紛邪。  
 徂徠屏氣曰。此書余嘗有成說。將待明日出示之。而  
 其夜始下筆。全篇作之說。

徂徠看書向暮。則出就簷際。簷際亦不可辨字。則入對  
 齋中燈火。故自旦及深夜。手無釋卷之時。其平生惜  
 分陰者。率此類也。

南郭某歲元日。訪徂徠。徂徠方隱几閱孫子。面垢不洗。  
 髮亂不梳。若不知新年者。乃亶亶談兵。不置。南郭竟  
 不得祝新禧。

嘗過東壁。時東壁方携妓來。媒狎會。徂徠入倉皇不知

所爲。遂詭曰。家妹幼宦。某侯。近賜暇歸。居家。祖徠既覺之。明日遣使致鮮魚以賀。才子配佳人。

以滕元啓能寫字。置之塾中。使寫書。嘗與祖徠侍婢私。祖徠覺之。而不問焉。元啓知其見覺也。遂出止。久之。祖徠過市。見元啓之行。賣印肉。即使從者將來。元啓奔匿店後。追索之。復置塾中。待之如故。

書商小林新兵衛。請祖徠曰。小子無家號。願先生命焉。祖徠笑曰。書賈出入吾門者。五久。而爾所鬻價最高。猶嵩山於五嶽。宜名嵩山房。

僧鳳潭通謁曰。有欲質者。請一見。祖徠即延接。鳳潭曰。



衲嘗見伊藤仁齋。仁齋言佛之爲道空而已。吾釋之  
 教深遠。非空一字所得盡也。仁齋妄誕。豈不甚乎。先  
 生以爲如何。徂徠擊節曰。凡仁齋之言。一一無不妄  
 者。然獨其指佛教爲空。可謂不妄矣。鳳潭憮然曰。無  
 緣衆生難渡。即揮袂而出。此說出原田溫夫。東岳筆  
 疇。而澀井子章讀書會意。所載異於是。不知其相見  
 異日而然歟。乃又錄以資雅噱。鳳潭造徂徠諸弟子  
 以爲有魂魄魄悸者。立屏後窺焉。徂徠設茶酒相饗。  
 終日無忤。將出言曰。今人不知名物。致文字有紕繆。  
 是不用意目前也。徂徠然之。廣斥當時文字。且笑且

夕寸書記

語其竟同立南軒之下。舉手指一樹。徂徠未答。鳳潭  
微笑去。徂徠顧屏後人曰。彼胡魅人。

徂徠每自言。熊澤之知伊藤之行。如之。以我之學。則東  
海始出一聖人。

或問徂徠曰。先生講學外何好。曰。余無它嗜玩。惟竊炒  
豆而詆毀宇宙間人物而已。

徂徠所著之書。字傍不施訓譯。僧大典萍遇錄載。朝鮮  
成龍淵曰。貴邦書冊。行傍皆有譯音。此只可行於一  
國。非萬國通行之法也。惟物茂卿文集無譯音。即此  
一事。可知茂卿之為豪傑士也。

近世鴻匠無如祖徠後之學者激昂奮勵竟不能及也  
 然其瑜瑕得失則猶未免焉是以宇士新論語考石  
 川麟洲辨道解蔽五井蘭洲非物中井竹山非徵服  
 蘇門燃犀錄等殆中祖徠膏肓吾祖詰物亦辨其說  
 道甚誤此數人謂祖徠之益友可也佗作書巧詆以  
 求勝者不可勝數要徒滋口業不足病祖徠  
 祖徠病中喟然歎曰吾下世後遺文必將行然海內無  
 實知我知我者惟有東涯耳

祖徠沒為享保戊申正月十九日是日天大雪臨終講  
 人曰海內第一流人物茂卿將隕命天為使此世界

先哲叢書六

六

銀

徂徠病浮腫而終。紫芝園漫筆曰：徂徠先生甚重生。自  
飲食居處。以至出入動止賓客應接之事。苟可以傷  
生者。斷弗爲也。然其所以病死者。乃以思慮過度也。  
蓋先生有志于功名。自少以著述爲事。年過六十。舊  
疾數發。而猶不能清心靜養。遂致篤疾而死。謝在杭  
云：思慮之害人。甚於酒色。誠矣。竹山非微曰：余嘗聞  
之。徂徠之疾也。日日宣言侍者曰：宇宙俊人之死。必  
有靈怪。今當有紫雲覆舍。若等出覩之。及病革。輒轉  
呼號。紫雲不絕。口家人及高足弟子輩。深耻之。絕不

通外人故一時或繆傳以為非良死云此竹山傳聞  
 妄語也徂徠起于關東而風靡海內西人動造為莠  
 言以非駁之要皆出於媚妬之心

芝三田長松寺徂徠墓在焉猗蘭侯撰其碑文葛鳥石  
 書之工始竣遠近爭傳來摸搨之者日甚衆矣近時  
 東藍田併春臺撰誌更刊木為一冊子以鬻之長松  
 寺號壽命山自葬徂徠後一號徂徠山

雨森東字伯陽小字東五郎號芳洲平安人或曰  
 伊勢人仕對馬侯

芳洲年十七八來江戶從學水順菴才藻卓絕順菴稱